

温酒话东邻

李长声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温酒话东邻

李长声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酒话东邻 / 李长声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458 - 0638 - 0

I. ①温…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8221 号

温酒话东邻

李长声 / 著

责任编辑 / 李佳怿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 ewen. cc www. shsd. com. 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75,000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0638 - 0/I. 206

定价: 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序

我是昭和末年东渡的，见过平成天皇登基，昭和天皇出殡，当然都是从电视。一九八九年是昭和六十四年，但只有七天，过完新年就响起了哀乐，改元平成。昭和元年也只有七天，掐头去尾，这个年号长达六十二年。今年是平成二十四年，历史已超过只有十五年的大正。大约从平成三年始作文，一晃竟写了廿余年。

学无所专，为人又漫漶而无所归心，舞文弄墨也只是随性。兴趣之所至，什么都拿来写，合成集子就好像杂货铺。杂货铺的说法似乎已过时，如今是超市，而且越开越大，我的集子自不能拿它来比喻。常有人劝我专注于一题，譬如我好酒，那就写一本日本酒，说不定能当上日本酒专

家。但我这个人，凡事浅尝辄止，见异思迁，只好强辩说，我的专题是日本。倘若给杂货铺挂一个招牌，那就叫“贩日”。这么说也未免把话说大了，好些事物不感兴趣也就从不涉笔。

记得好多年以前，上海某出版社编辑曾约我写书，我写来写去，净是些短小的小文，零零碎碎，不如他所愿，结果就废了，徒然耽误了他的选题计划。不然，《浮世物语》或许就不会是我在上海出版的第一个集子，而现在这本《温酒话东邻》成了第二个，又是些小文。

我喜欢写小文，颇有点向往废名的那种境界，他说：“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也许拿俳句作比更轻松些，像川端康成说的：十七音的俳句比耗费千万言的风景描写更有力。不过，如某友所言，我写不来长文，这也是真的。大概首先是禀性使然，我没有耐性，一鼓作气千把字，再而衰，三而竭。这要是抗日，可就打不了持久战。一个人应该像石榴一样，里面塞满子，却也不妨像

莲藕，里面有很多空洞，才能活在淤泥中。

再是我作文好似幼儿园的老师，哪个孩子都必须看在眼里，文章一长，就觉得满纸的字照看不过来了，惴惴不安。这就像是玩文字了罢。评论家桑原武夫说：“相对于日本式的情绪性，中国和法国是理性主义。而且，古典主义的国家也只有中国和法国。两国有这种想法：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比内容优先，语言的修练形成价值。日本是实践躬行的国家，没有那样的古典主义。”可是近两年，好像被人说的，竟不能免俗，文章见长，已觉得废话连篇了。

止庵先生说：李长声写日本有一种俯视的态度。倘若真是在俯视，可能得益于读书。日本在地图上很小，但走进日本，去哪里还是有距离的，因为人更小得画不上地图。人在生活中，视线总会被遮挡，况且又常戴着中国眼镜看一切，而日本人写的书，写他们自己，能够为我们的观察提供一个高度。俯视也是把事物置于历史之中看。抗战胜利第二年，钱歌川时隔二十年随盟国管制日本的中国代表团重游日本，在随笔里写到战败之初的日本：“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政治上轨道，人民是极守秩序的，可是现在上电车火车时，都争先恐后，你挤我拥，甚至从窗口爬进去，

和我国在战时逃难的情形没有两样。店家下午四时就关了店门，晚上街上时有抢劫，以前乡下的强盗破门而入，至多只带一把刀子，现在他们都带的是手枪，所以有人说，日本受美国管制，连强盗都美国化了。”去年东日本发生地震及海啸，惊动世界，而他们临危不乱，井然有序，也令全世界交口称赞，但历史地看，这种美德也并非天生。

小说家中上健次说：“愚蠢的作家忘了自己是妓女，以为自己干着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我没觉得自己干着了不起的事情，但可以坦然说，虽然有败笔，但每篇都不曾偷工减料，此刻也绝不说什么时间有限云云。未必有灼见，但是在真知上尽了力。冷冷地看，闲闲地说，也请你轻轻松松读。读下去，有益。

二〇一二年七月于日本高洲

目录

序	I
燃一根火柴	I
北斋漫画	5
一字之妙	10
歪瓜裂枣之美	13
作家起名	18
支那荞面	26
钱锺书的日本火锅	30
温酒来	34
裸	38
真是没法子	43
缺电与荫翳之美	49

另半个漱石	54
从西装到劝学	60
武士家计账与张大点日记	67
谁给日本起的名	72
日语将消亡	78
国语问题	83
白旗从何时竖起	89
大正浪漫一百年	95
没有配角的时代	100
食蓼虫	103
谷崎润一郎和女人以及文学	106
太宰治的樱桃	115
教科书中的太宰治	121
踏绘	126
又见狐狸庵	129
不须放屁	135
井上厦逸事	138
改造梁山	141

官能小说家	146
近过去小说	149
私小说之私	154
风铃	157
年轻人不好当	160
文学影武者	163
老婆婆军团战熊罴	166
从《古事记》到《女神记》	169
小说长鸣警世钟	176
回春妙手笔生花	183
日本八〇后作家	189

燃一根火柴

天青日朗，到龟户天神社看梅花。浮世绘师歌川广重画江户百景，其一为《龟户梅屋铺》，曾被后印象派凡高用油画临摹，令日本人大为骄傲。梅屋铺是一家和服商的别墅，早已荡然无存，如今龟户那里当作赏梅胜地的是这天神社境内。

看罢红梅白梅，瞥见角落有一块“清水诚显彰碑”，凑上前辨认，原来是日本火柴的元祖。

小时候我家把火柴叫洋火，后来灭资兴无，凡事不许带洋字，改口叫火柴。似乎唯“洋气”一词不曾被反掉，以洋气为美，于今尤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些燧人氏后代得风气之先，从日本带回来火柴，精致而好用，足以

当礼物。再过些年我也东渡，才知道酒馆旅店大都备有自家火柴，用来做广告。顺手牵羊，年复一年竟积攒了许多。

往事越百年，王韬东游，曾参观火柴厂，在《扶桑游记》中写道：“或谓之火寸制厂，盖即自来火，粤人呼为火柴。其所制实为一大利藪，于日本国中推巨擘。屋宇广深，工作八百余人，妇女居多。截木作条，车凡十架。熬煮硫黄炉灶悉用西法。暂入一处，已觉不可向迩。制匣装储，悉以女工。运售于香港、上海，年中不知凡几。去岁曾罹回禄，焚毁二厂，今尚为荒土。劝业博览会特稟于官，畀以凤纹赏牌。主人清水诚曾赴法国博览会，往游瑞士，购新法器具而归，故事半功倍也。”

他记述的正是这位碑主。

一八七八年七月清水诚受大藏卿大隈重信之托，赴欧考察糖业，并参观瑞典火柴厂。那时安全火柴刚发明不久，极为保密，他煞费了不少心机才得以进厂走马观花。王韬记为瑞士，不确，但也许是手民之误。清水诚于翌年四月回国，而王韬五月到日本，二人前后脚。清水诚是一八七五年开始造火柴的，兴办新燧社，产品在日本第一届劝业博览会（一八七七年）上获得凤纹赏牌。一八七八

年九月首次卖到上海，是为日本火柴出口之始。有一个清朝商人叫广骏源的，身世不详，也曾在神户建厂生产火柴。一八八八年清水诚取得书式火柴的专利，而我是百年之后才见识这种火柴。火柴厂一哄而起，竞相输出，以致粗制滥造，甚至擦不燃，在这种混乱中新燧社倒闭。还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宁长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火柴也按户配给，那火柴常常擦不燃，看着替吸烟人着急。后来看到好莱坞电影，只见牛仔把火柴往马靴上一擦，噗地就着了，觉得很好玩。清水诚死去的一八九九年，日本火柴占据中国市场近八成。二十世纪初，日本与瑞典、美国并称三大火柴生产国。

日本把火柴叫“码个齐”，来自英语，用汉字写作“磷寸”。一八九三年有家股票商在宴会上散发火柴，据说这就是广告火柴的滥觞。如今火柴的基本功能被打火机之类的发火器取代，几乎只剩下广告之用。制造广告火柴是日本的擅长，有世界上最多的品种。五月十二日为火柴日，缘自一八六九年这一天清水诚从横滨乘船去欧洲留学。

擦燃一根火柴，不耀眼，不烤人，火焰真是美，卖火柴的小女孩便生出幻觉。野坂昭如很有点黑色幽默，套用

安徒生童话的题目写了个短篇小说，不过，译作“卖火柴的女人”更确切，因为女主人公阿安已经二十四岁，而且看上去像五十岁。童话小女孩失去了母亲，在火柴的光焰中看见祖母，而阿安追恋父亲，乃至不觉得自己在卖淫。她染上梅毒，变得丑陋而污秽，活命的法子是一个铜板擦燃一根火柴，给醉鬼流浪汉看私处。寒夜，在癫狂中擦燃火柴，烧着衣物，她像一根火柴杆，整个燃烧了。

石川啄木有一首和歌，吟咏了擦燃火柴，在二尺宽的光亮中掠过白蛾。更有名的是寺山修司的那首，收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和歌集里，大意是擦燃火柴，片刻之间，海上雾茫茫，有值得舍身的祖国吗。

王韬游玩三个月，给艺妓写了不少诗，却不咏杂事。百余年过去，我来代作一首，云：

一头燃尽不阿身，亮似明眸暖似唇。
燎到指尖难御冷，照了眼更迷津。
纵歌当纵千杯酒，偷火先偷一寸磷。
万里归帆何所事，烟灯袅袅话东邻。

北斋漫画

有这么两句诗，日本人写的：盛来白发三千丈，挽拔无交似个长。这是写什么？吃荞麦面也。作者木下梅庵，一八三六年印行《江户名物诗》。日本人从江户年间爱吃荞麦面，传说赤穗藩四十七个丢掉了饭碗的藩士为藩主报仇，就是吃荞麦面壮行，现而今吃它也显得有日本味儿。

诗意是盛来一碗荞面条，用筷子挽起，从碗里拔出，一根根互不相交，简直有李白的缘愁白发那么长。江户人吃荞麦面讲究长，讲究白，那么，何处得秋霜？荞麦籽芯白，制成粉是白的，把麸皮也磨在粉里，当然就发黑。前者做面条叫御前荞麦，富贵人家吃，后者叫田舍荞麦，穷人的吃食，但是据现代的说法，越黑越富有营养，穷人把

贫养部分献给达官贵人吃，使之富不过三代，可见卑贱者最聪明。写诗免不了夸张，这种夸张被葛饰北斋用笔墨画出来就滑稽可笑了。他画的吃面条，收在《北斋漫画》里。

说到葛饰北斋，通常便想起他画的《富岳三十六景》，那富士山是酱红的，或者巨浪当中一点白。不过，当年坊间争购的并不是北斋的浮世绘版画，而是《北斋漫画》。有这样的传说：日本出口陶瓷到欧洲，用废纸包装填充，一八五六年法国铜版画家布拉克蒙从中看见《北斋漫画》，对描画之妙大为惊奇，传扬开来，欧洲人这才发现了日本美术，印象派深受影响。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人介绍日本已采用《北斋漫画》作插图。美国杂志《生活》一九九八年评选过去一千年留下重要功绩的一百名世界人物，日本仅一人入选，那就是北斋。顺便一提，入选中国人是郑和、毛泽东、朱熹、范宽、曹雪芹。

葛饰北斋，一七六〇至一八四九，江户人。关于其生平事迹，一八九三年就有人撰著《葛饰北斋传》，法国人也早在一八九六年出版了研究北斋的专著。他七十五岁时刊行《富岳百景》，跋云：六岁有状物写形之癖，年过半百以后图画万象，但七十岁以前所画，实不足取。

七十三岁才稍悟禽兽鱼虫之骨骼、草木之出生，故八十六岁将益发长进，九十岁更极其奥义，一百岁臻至神妙矣，一百一十岁就能把一点一线都画活。八十九岁刊行《绘本彩色通》，又跋：但愿九十岁又改变画风，至百岁之后改革此道。北斋活了九十岁，在人生五十年的年代几乎活了两个人的份儿，据说得益于天天吃慈姑。浮世绘画家各有所专，如歌麻吕的仕女、广重的风景、写乐的艺人，而北斋无所不画，笔法多变，但也有评说，他从不自创题材或类型，最擅于模仿而独树一帜。他用过三十来个笔名，常换笔名或许与转型出新有关，不过，《葛饰北斋传》写道，一说他出让笔名给门徒，收取若干钱，所以没钱就出让。北斋也是一时的笔名，还叫过“画狂人”，握管七十年，画了三万多幅。对金钱几无概念，穷困一辈子。

《北斋漫画》是画谱，有图无文。从一八一四到一八一九年刊行初编至十编，又追加十一至十四编，他死后遗墨汇编为十五编。虽然受《芥子园画传》之类中国画谱的影响，画山水、草木、鸟兽、虫鱼，图人物及农业百工，还有森罗万象的彩画，但北斋之意不止于教人学画，也迎合庶民喜好，提供大众赏玩。极为敏锐的观察使他在生活